

涅槃之路

张政英/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涅槃之路

张政英/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涅槃之路 / 张政英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72-1050-9

I. ①涅…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0989 号

书 名: 涅槃之路

著 者: 张政英
责任编辑: 盛 莉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出 版 人: 张建初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 Shengli@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4 字数: 405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050-9
定 价: 30.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目 录

第 一 章	凄冷的接风家宴·····	001
第 二 章	顶风冒雪求见老同事·····	027
第 三 章	白送的房钥匙不敢接·····	050
第 四 章	求农业局长买房·····	077
第 五 章	房地产老总的真诚造访·····	099
第 六 章	走马就任高级顾问·····	117
第 七 章	筹款碰壁迁怒高芝香·····	137
第 八 章	炖熟的鸭子又飞了·····	156
第 九 章	答谢宴上的忏悔·····	179
第 十 章	共谋创大业·····	201
第十一章	怀念往事的心酸·····	220
第十二章	找尚艳借钱的尴尬·····	240
第十三章	石膏矿高调开张·····	256
第十四章	东北关买房泡汤·····	275
第十五章	礼品店做石膏矿助产婆·····	293
第十六章	围绕石膏矿的殊死博弈·····	319
第十七章	创业成一枕黄粱·····	340
第十八章	凄凉的黄昏·····	367

第一章 凄冷的接风家宴

接风宴定在春节后的正月初六。

这个日子是正月初一那天上午给肖连才拜年时，胡黎明与肖连才商定的。

肖连才本来还剩一年多刑期，因在狱中表现好，几次受奖减刑，年底这次总结会上又宣布再次减刑一年，他就只剩下两个月的刑期了。经报司法机关批准，肖连才被提前释放回家。

监狱在改革开放中实行文明管理，采取了许多人性化管教措施，比如免费让探视家属与犯人吃团圆饭；表现好的犯人的妻子来狱探监时，准许在押丈夫与之同房过夜；让表现好的轻刑犯人在狱警陪伴下回家为年事已高的父母过生日、为病逝的父母送葬等。而春节、中秋节前，对剩余刑期已经不长，且又积极改造的犯人，则报请司法机关批准，提前释放，让其回家与亲人团聚。肖连才就是这样被提前释放，回家与家人过年的。

腊月二十九释放回家后，肖连才执意要去给父母上坟，要请父母回家来过个团圆年。这是当地的旧风俗，叫作“请家堂”。到了古历的最后一天，家家户户都备下供品，拿上纸香和写着祖宗名字的折子，也算是“邀请人名单”或叫作“请柬”吧，去坟地给先人磕头、烧香，并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可高芝香觉得这几天实在太冷了，三天前一场大雪下了十几厘米厚，随后北风呼啸，地冻天寒。村外的小路也没人打扫，坟地里肯定更是积雪覆盖，恐怕磕个头也难以跪得下去。这大冷天去上坟，她担心肖连才那虚弱的身子会受不了。尤其是肖连才那出狱前刚剃得溜光的秃头，一旦着凉后额窦炎发作，就会害得他犯起头疼病来。

因为刑期未满，肖连才没有料到会在春节前将他释放出狱。那天管教人员来监区时催大家趁天暖和理理发、洗洗衣服，也好以新的精神面貌喜迎新春。见同监区理发师出身的犯人查志刚摆开摊子，他也就坐下

去理了发。在他们监狱里男性犯人统一都是推光头，反正都有统一的帽子戴也并不冷。没曾想几天后就把他给提前释放了！

二十多年仕途拼搏，肖连才一直都留着大背头，冬天从不戴帽子，在熟人和电视观众的眼里，他总是身材伟岸，油头粉面，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出狱后顶着个光头没法出门，戴上帽子让熟人见了也觉得别扭，加上天气寒冷，回家后肖连才还没有出过大门。

“祖陵里冰雪覆盖，今天东北风又大，预报还有大暴雪。你光着个头上去上坟，不感冒才怪呢！我看年前就别去了，在家扫扫摆上供，烧点元宝、纸香，给老人家说一声，老人都望孩子们好，才不会怪咱呢！等雪化了后再到坟上去给老人家磕头吧！”

可是高芝香的话刚说完，肖连才的泪就流了下来。“老高啊，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可十几年我没去坟上给老人磕个头，走到这一步我辱门败祖，给祖宗丢尽了脸，不去给先人们磕个头，我能咽得下那过年的饺子吗？天就是下刀子，我就是磕完头就在坟前冻死，今天我也要上去上坟，你就别劝了！”

肖连才说的一点都不错。他在入狱前已有多多年没去给老人家上过坟了。刚当上公社、县领导那几年，由于当村支书，带头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毫不留情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行铲掉伯父的庭院菜，并大会小会地进行批判，还在公社广播站播报了这件事，在公社驻队学大寨工作队勒令他写检讨书的当晚，一辈子为人端庄、人人敬重的伯父含恨悬梁自尽。从那时起肖连才就没好意思回过落凤坡老家。后来调往明城任书记离家远了，再往后回县里当副县长，调季湖当县长，回栖凤任县委书记，心里算计的事情越来越多，工作应酬越来越忙，也就顾不上去给先人们烧香磕头了。就连戚晋仁借修栖梧路用筑路款替他整修了肖家老陵，他也只去走了走，看了看，也没去父母坟前祭拜过。那时他春风得意，也没太多去想故去的先人们。

高芝香了解肖连才的脾气，无论在家在外，都是说一不二，吐口唾沫就是个钉。见丈夫说得如此坚决，也就没再多言。儿子到街上找了辆黑出租车，他们三口就去给老人家上了坟，算是请老祖宗都回家来过年了。

二

初一胡黎明来给肖连才拜年，他是肖连才回家后联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没把祖宗送走，胡黎明见摆着供、烧着纸香，就赶快跪下给肖氏

先人们磕了头。

这地方农村里过旧历年时街坊邻居互相拜年都是这样，只要人家请了家亲，摆着供，你就得先跪下磕上三个头，然后才能起来与户主寒暄。

那天肖连才破了老风俗，他把胡黎明留下吃了午饭。

按栖霞这地方的规矩，大年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一般是不请客也不在别人家吃饭的。可是一种特殊的心情让这对患难弟兄初一就在一起喝上了酒。

招待久别重逢的胡黎明喝酒，高芝香也很热情，她把肖连忠春节前买来的猪下水也端了出来。自从当上县领导，肖连才已有多年不吃这些东西了。可是现在山珍海味没人给送了，自己家财源枯竭又买不起了，连忠说猪下水实惠又方便，就给自己和肖连才家各买了一套。买回家后肖连忠帮高芝香收拾干净，年三十高芝香就煮好了。本来除夕夜高芝香想弄上点让肖连才喝几盅酒，可肖连才说过年了，吃点素的，今后日子图个清静吧！所以，一盆猪下水还没动呢。

高芝香切了猪耳、猪肝、猪肺、猪蹄四盘下酒菜，又用大葱炒了个鸡蛋，用白菜心炖了豆腐，肖萌倒酒，四个人喝了一瓶栖霞白干。当时胡黎明十分后悔，连连说不知在老领导家吃饭，知道吃饭怎么也弄瓶茅台来给老书记喝。

吃饭间肖连才打听戚晋仁、陈玉升、祝永发、尚艳等人的情况，胡黎明向他简单地说了下，并说过两天我把他们召到一块给老领导接风。胡黎明给大家打电话下通知时，除尚艳没接通外，都表示按时参加。戚晋仁提出由他来请，找个好饭店好好喝几杯。但胡黎明给肖连才说了后肖不同意，说不让大家破费，只聚一下见个面就好。高芝香悄悄告诉胡黎明：“你哥刚回来不愿见人，再说还光着头出去不好看，就在家吃吧，还显得热乎呢！”最后根据高芝香的意思定在初六，说是图个吉利，让大家今后都“顺”。

这些年迷信的人多了不少，像高芝香这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幸者情有可原，他们的人生靠自己没有保障，不得不乞求神灵保佑。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当年春风得意时并不信鬼神，也不讲究什么忌讳，不图什么吉利不吉利的人，如今人倒了，家败了，却诚恳地拜佛求神，却十分迷信了。有些人拿了、收了太多不义之财，睡不好觉，也请神拜菩萨乞求平安。也不知菩萨会不会收点小钱就丧失原则保护人间的败类。但前去向神行贿的人对此却坚信不疑。他们觉得靠自身单薄的力量保护不了罪

孽深重的自己了，需要借助神灵的帮助了。于是建个办公楼、盖个宿舍，甚至办公桌的朝向、高低都得请“风水先生”看看，出个行、搬个家、办个喜宴、拜访个名人权贵，都得请“预测学专家”查个吉利日子。

栖凤这地方今冬雨雪特别多，春节前的陈雪还没化完，从初五下午开始的一场大雪，一直到初六上午才小了点，但还是没有停。房顶、地面都积了厚厚的雪，地面上足有二十厘米厚。房檐上、树枝上悬挂着一根根尺把长、胡萝卜样粗细的冰棒，麻雀们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却在这积雪覆盖的大地上找不到一丁点可吃的东西。勤快人家早起扫雪，大门前都堆起米把高的雪堆。

早饭后肖萌赶快把院子里的雪又扫了一遍，昨夜里肖连才和高芝香的说话声高一阵、低一阵，一会男劝女，一会女劝男。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大半夜都没有停。自回家后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可说着说着不是肖连才落泪，就是高芝香呜咽。肖萌本来心里也不平静，父母屋子里的轻声低语和伤心哭泣更让他毫无睡意。他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雪夜本来就不暗，加上此起彼伏的鸡鸣，他以为天亮了，就早早起来打扫院子。可到天明时老天爷就又给清扫过的院子铺上了寸把厚的雪。

肖连才正要抄起铁锨帮一下儿子，忽听大门口狗叫了起来。肖萌忙打开门，见胡黎明提着两个大编织兜进来，鞋上、裤脚上都沾满了雪，喘着粗气，口中不时地向冰天雪地里喷出一口口白雾，眼眉上挂了灰白的一层霜，鼻尖上还挂着一滴清涕。“肖书记，这雪下得太大，村里也没人打扫，车简直没法开，步行也走不动，可把我给累死了！”

胡黎明的石子厂里有辆黑色标致，平时在乡下的路上多是胡黎明开。别看他没有驾照，可胆子比有证的老师傅都大，这两天下雪，厂里也没事，司机向他请假没上班，今天这大雪地里他就自己开着来了。

高芝香和肖萌娘儿俩赶快接过胡黎明手上提的东西，高芝香挥起手中的毛巾抽打掉胡黎明身上还没融化的雪片，胡黎明搓搓双手趁热抹一把冷冰冰的猪腰子脸，使劲地在地上跺跺脚，抖掉鞋上的冰与雪，随肖连才向院子里走去。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你嫂子都准备了！”肖连才一边让胡黎明往屋子里走，一边客套道。这类话肖连才大半辈子很少说，当官时下级或有事求他的人送钱、送东西，他都心安理得，从来就没从别人手里接一接东西，更懒得说这种客套话。

其实，除了那盆猪下水以外，就只有两棵大白菜，肖连才家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一是天冷、雪厚出不得门，二是也没钱去采买。定下初六请胡黎明他们来家吃饭后，高芝香曾与肖连才合计过，肖连才说既然黎明说了由他们买，那就以实为实吧，也别打肿脸硬充胖子，反正也不是外人！所以，也就什么菜肴也没买。

不过实情归实情，客套总还是要的。落到社会最底层的肖连才，现在终于懂得了这一点。

“不是说不让你忙活吗？我们分了工，我买菜，陈玉升买酒，戚晋仁买面食加香烟，让祝永发给你带个零花钱！”胡黎明做个鬼脸对肖连才说：“放心吧，今天喝茅台酒，抽中华烟，我给那两个小子都说好了：家里没有出去买，县城没有去市里买，反正买不到好烟、好酒就别进门！”

肖连才笑笑：“到一块说说话就行，别让大家花费太多！”

“干吗不让他们花？他们都混得不错哩！祝永发搞房地产很火，人家说他挣了千把万，我看倒没那么多，但四五百万是有，你刚回来手里没钱，让他拿两个来先把日子过起来。没你关心有他今天吗？他该出点血！戚晋仁没多少钱，当菜贩子赚点辛苦钱，有点钱也是一分一角攒起来的。但买两条中华烟压不住手脖子！”

胡黎明掏出个石子厂的信封递给肖连才，肖连才推着不要，胡黎明硬塞进肖连才的黑毛料双排扣西装里，并死死地按着肖连才的口袋，双眼不容置疑地瞪着肖连才，看看肖连才不再推辞了，胡黎明掏出他的中华烟递给肖连才，两人点上烟抽着，胡黎明继续对肖连才说：“陈玉升那小子虽说跟着咱撤了职，但是没抄、没判，没伤元气，在村里老底估计有个两三百万。现在就数你困难了，花他们点钱没事，你放心吧！”

“人家有是人家的，咱穷咱就打紧点过，我不愿要人家的钱！”高芝香拉下脸说。

胡黎明也懂高芝香的心，但他不想与这家庭妇女多费唇舌，指着编织袋子对高芝香说：“这里什么都全了，山珍海味都有，还有戚晋仁喜欢吃的炸辣椒我也给他买了，该要的都买齐了。嫂子你把那大块的切一切，凉了的热一热，该加点佐料的你看着加点，然后端上桌子就行，足够咱吃的，你啥也别再整！”

“那好，您都买来我就省事了，”她朝屋内一指，“你们兄弟进屋拉呱去吧，我赶紧去收拾！”

高芝香去那简易草棚子厨房忙去了，肖连才陪胡黎明走进屋子。

肖萌给他爸和胡黎明泡上一壶茶，十来年的农村生活又把高芝香还原成一个普通农妇，这农家日子过惯了，待客还是习惯用茶壶、茶碗。陶瓷盖杯子和一次性纸杯子都用不顺手，再说家里从肖连才走后也没什么人来，买上这些东西给谁用啊？所以，也没买过那些东西。这把茶壶还是肖连才当书记时人家送的景德镇茶具，倒是件上乘茶具，说是当年总理曾将这款茶具当国礼送给外国领导人。可惜茶碗不全了，所以，有后来找来的，有买来的，东拼西凑弄了七八个茶碗，足有三四种样式，颜色也不一样，有两只还摔掉了端把，用肖连才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县委常委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时，负责搭配领导班子的话说，这套茶具可算是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学、商各种代表性都有了。其实品茶也不在乎茶具，你仔细地瞧瞧那“茶”字吧，上有艹，下有木，人在中间。所谓茶者，是人在草木之间的一种境界，茶具应是越古朴自然越好。

肖萌刚把那热茶端到胡黎明、肖连才面前，大门口的狗又叫了起来。

“谁呀？”高芝香一边向门口跑，一边问。

“嫂子，是我和玉升哥啊，快开门呀！”高芝香一听是戚晋仁来了，赶紧打开大门。

左边戚晋仁，右边陈玉升，两人提着大兜小包进来了。

“嫂子过年好啊！”戚晋仁没进得门来就先给高芝香拜年了。

高芝香朝戚晋仁点点头，转脸微笑着对陈玉升说：“老大哥也来了！”

“弟妹你好，肖书记可好？”陈玉升谦卑地向高芝香问好。

虽说都是老熟人，不过自从肖连才入狱之后，十来个年头大家还都没有见过面。陈玉升曾给高芝香送过两次年礼，不过那时高芝香娘几个还在县委大院里住着，这个房子陈玉升还是头一次来。

陈玉升这个从村支书破格提拔的副县长，虽说是提拔晚点，但他比肖连才年纪还大，当时人大常委讨论他的任命时有人说，这位新干部进班子后是县长中的老同志了，整个县府领导班子里数他年龄最大，他进来后县政府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又长好几岁，政府更老练成熟了！

不过肖连才领导的县委既然推荐了，大家就还是投赞成票让他如愿以偿。那时他三天两头地跑肖连才家，一向都是称高芝香为“弟妹”，肖连才夫妇则一直称他“老大哥”。

“好啊！你们家里都好啊？”

“好!”

“好，都好!”

三个人热情地相互道贺，说着过年的呱朝屋门口走。

肖连才和胡黎明也赶快迎出来，两人和肖连才紧紧握手，戚晋仁没说什么话，泪水在眼眶子里直转圈。陈玉升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他握住肖连才的手，双眼噙着泪花，用近乎哽咽的嗓音说：“肖书记你挺好的，真的，你比我想象的好。”他弯下身子朝肖连才做个鞠躬的样子对肖连才说：“老陈我给您老领导拜年了!”

肖连才的泪水雨柱般洒落在他和陈玉升紧紧握在一起的手上。胡黎明看见肖连才那激动的样子，担心他架不住。在他的印象中肖连才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但他发现从监狱出来后他却脆弱了许多。大年初一那天他在肖连才家喝酒时，兄弟俩拉到过去、说起高芝香和孩子时，肖连才就好几次落泪。胡黎明不愿肖连才在他们几个面前掉眼泪，他还指望肖连才挺起腰来带领弟兄们干番事业呢!

胡黎明赶紧推推肖连才：“哥，赶快屋里暖和暖和吧!”

胡黎明的话使大家一下子从那伤感的氛围中回过神来，大家边异口同声地说：“对，肖书记，快屋里暖和暖和吧!”边簇拥着肖连才转身向屋子里走去。

虽说是过年，但肖连才的家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自从肖连才收监之后，他们家过年再也没有半点兴盛劲。高芝香怕女儿和儿子心里难受，强作笑颜，但她心里却是比谁都苦。一到过春节，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带点吃的、带点钱去监狱里探望肖连才。吃的不能带山珍海味，不能带烟酒，钱也不许带多了，多了也没用。犯人吃饭不准开小灶，大家一样的饭食，你有钱也没处花，而且钱交到那里，只能用来买点牙膏、肥皂、清凉油之类的东西，多了存在里面一点都花不到身上，只能刑满释放时全额提出来带走。每年高芝香都去个七八趟，春节前这一次往往是最伤心、最动情的一次。

每次探监她都带块大毛巾，坐到会见窗口，一只手抓着电话筒，另一只手攥着毛巾，往往是还未开口问一声那钢筋焊制的隔离网和钢化玻璃对面同样手握电话筒的肖连才：“你最近好吗?”双眼就已泪如涌泉。两人近在咫尺，又如同远隔千山万水，靠不近，摸不得。高芝香道不尽的委屈，说不完的劝慰，千叮咛，万嘱咐，只望丈夫关心自己，保重身子。往往是监狱警官催了几次她都不挂电话，最后还是在警官的催促下

肖连才挂上电话转身离开后，她才泪流满面地走出这探监的小房子。

对她而言，这就是过年了。

后来肖妍妍又去了南方，家里就高芝香和儿子肖萌两人，也就买棵大白菜，买两斤豆腐，买两斤肥猪肉，既让儿子见点荤腥，又赚点油吃，也就算办好了年货。再多了没钱买，买回来也没人吃。

而那冰窖般的破房子墙皮熏得漆黑，顶棚上千疮百孔，悬挂着数不清的烟尘灰穗子，满屋子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更不用说装饰品和鲜花、绿草了，你咋打扫也整不出半点节日气氛。若是打扫房子不小心碰到、拐着哪个钉子，顶棚一下子塌了下来，反倒会更加丧气！

房子里、院落里缺少节日气氛，除了物的因素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过年这当口往往也是儿子心情最不好的时候：老爸在监狱里，老婆离异另嫁，同龄的男人都有领孩子上托儿所的了，而他还是孑然一身。他还有心情迎新年、度新春吗？

所以高芝香从来没撵孩子收拾过屋子、院子。今年到腊月二十九肖连才回来了，娘俩心劲也来了，这才把屋子、院子打扫了一下，算是有点新气象了。

可是在胡黎明、陈玉升他们这些老板的眼里，肖连才的这个家与那废品收购站无异。

肖萌已把那个地板黄方桌拉到了屋子中间，因屋内的黄土地面不平，桌腿下垫了些碗片、瓦片、碎石薄片之类的东西，虽说餐桌子腿下垫这些东西不太雅观，但在这个屋子里却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协调。桌子周围有颜色、式样、高低、大小都不相同的三四把旧式办公椅子，另外还有几张方凳摆在靠屋门口的位置。因为屋子没有玻璃窗，室内光线昏暗，大白天已打开了悬挂在两间屋之间那架屋梁上的已被炊烟熏黑了的15度灯泡，这是如今“肖府”里唯一的照明设施。

“直接按吃饭坐吧，省得再动一回。咱这是方桌，就按老规矩坐。”肖连才转脸望着胡黎明说：“黎明，你安排吧！”

肖连才也拿不准胡黎明和陈玉升两人该让谁做正座，谁坐副座。如果按他们在栖凤县肖连才时代的身份地位，那时胡黎明曾是陈玉升的上级，后来都当副县长了，位列陈玉升之前，按说胡黎明该坐正座；但如今陈玉升财大气粗，自己办着厂、开着店，而胡黎明刚从监狱出来两年，虽说有人称他“胡厂长”，但他开始只不过是战友的石子厂的一个帮办，现在战友虽然把石子厂转让给他了，他在经济实力上恐怕也难与陈玉升相比，而陈玉升又比胡黎明大几岁。正座让谁坐好呢？肖连才感

到为难。

说起来戚晋仁的位子也不好排，主要是他和陈玉升之间谁前谁后不好处理，戚晋仁是得让胡黎明，这个肖连才拿得准。可是戚、陈怎么坐他又没了底。最后他索性把球踢给了胡黎明，就让他安排去吧，我也别去费那心思了，弄不好还会得罪人！

结果让来让去最后胡黎明坐了左上角算是主宾，陈玉升坐了右上角算是副主宾，肖连才和戚晋仁一东一西，分别靠着正座和副座的位子坐下，把下首的座位留给了肖萌，在肖萌旁边也给高芝香预设了一个座位。

大家点上戚晋仁买的中华烟，喝着 he 买来的铁观音茶聊了起来。胡黎明他们的客套话是问肖连才的身体状况，感兴趣的是肖连才今后的打算。而肖连才关心的是胡黎明、戚晋仁和陈玉升的企业情况：规模有多大，主要产品和主营项目，年营业额，毛收入，纯利润，等等。双方都急欲了解对方的情况，大家谈兴颇浓，聊得非常热烈。

不一会，高芝香就喊正在端茶倒水的肖萌去端菜，这时胡黎明的手机响了，他边翻手机盖边说：“可能是尚艳那娘们！”但一接听却是祝永发。

祝永发说他的本田雅阁轿子栽进了积雪掩盖的壕沟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别说找车来拖，就是找头黄牛，甚至找个过路闲人帮忙也难找得到。他说恐怕今天他是去不成了，他要求跟肖书记通话。

胡黎明把手机递给肖连才：“祝永发跟你说话，他那熊儿把车开到路边壕沟里去了！”

肖连才接过手机关切地说：“永发啊，今天雪太大，路上不好走，你就别过来了，咱们再找时间吧！”

祝永发在电话里抱歉地说：“那行啊，老领导，只要你不怪我，今天我就不去了，改日专门去看望老领导！”言语显得十分真诚。

“肖书记，”胡黎明从肖连才出狱后他们第一次通电话就是这么称呼肖连才，他认为这样才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体现他对肖连才的敬重。也只有这样称呼，才能让肖连才与他们在一起时找到感觉，摆正位置。“既然祝永发过不来了，那么通知的弟兄们就都到了，尚艳那里我又打过几遍她的手机，也发了短信给她，一直没音讯，就别等她了，要不菜又凉了，咱们开喝吧！”

肖连才环顾一下满桌子的宾朋，朝胡黎明点点头，大家都自觉地调调自己的座位，找找自己的餐具，做好了开宴的准备。

三

“肖书记，我先说几句！”肖连才还没来得及点头恩准，胡黎明便已开了口：“弟兄们，今天咱们聚一块没别的事，老领导肖书记回家来了，咱们弟兄都高兴，聚聚喝几杯，给老领导接接风，庆贺庆贺！”

“是啊，老大哥回来都高兴，得好好庆祝一下！”戚晋仁接话说。

“不过，我得说明，”他目光盯着戚晋仁，他俩上中学时就常常斗嘴，戚晋仁比较憨厚一点，吵吵闹闹中总是吃胡黎明的亏。后来两人先后走上仕途，戚晋仁处处都比胡黎明显得差池一点，胡黎明总走在他前面。在官场的酒宴上他俩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让谁，大多数情况都是胡黎明主动挑衅。只要他俩同桌共饮，戚晋仁很少能不喝醉，别人不灌他，胡黎明也得把他灌醉。

因为官场得志的那几年喝得太多、太猛、太疯狂，经常超水平发挥，把个肝脏天天泡在酒精里，结果喝成了酒精性肝硬化。现在戚晋仁不敢喝酒了，他已不是胡黎明的对手。而且经过几年的监狱生活，他深深自省，反思过去，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狂妄、那么张扬了，比较平和、低调了。

“没有老书记就没有咱弟兄当年的辉煌，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呼风唤雨了，但是那样的风光我们曾经拥有过！而那是老领导肖书记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喝酒要用真心、动真情，谁也不准耍滑头，玩虚的！”胡黎明就像当常务副县长陪乡长、镇长吃饭一样，严肃地宣布了酒场纪律。

“动真情，当真喝！”

“喝他个一醉方休！”

“对，一醉方休，不醉不回家！”

“醉了更不回家，陪老领导聊个通宵！”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表忠心。

戚晋仁见胡黎明老瞅着他，心想这小子真坏，他又盯上我了。“好吧，喝，我今天豁出去了，老大哥回家来都高兴，喜酒不醉人嘛！”但那话语仍显得底气不足。

“下面欢迎咱老书记给弟兄们讲几句话！”胡黎明边说边使劲地鼓起了掌。

这话在遣词造句上似有些略欠推敲，既然“老书记”讲话，那么

听讲的应是“同志们”，如果是“给弟兄们讲几句话”，那么讲话者应当是“老大哥”。可胡黎明说话不讲究什么词语搭配不搭配，不在乎句子里有没有毛病。老鼠钻到书房里——咬文嚼字的事，人家才不屑于做呢！

胡黎明带头使劲地拍手，大家都跟着鼓起了掌。而其实这个场合鼓掌也显得多余，且显得多了几分官场的逢场作戏的意味，少了些许真情。家宴中鼓掌的事大家还很少见过，可是胡黎明带头拍起手来了，戚晋仁和陈玉升也只好跟着做了。

“刚才黎明说得很好！”肖连才虽然离开官场那么多年，但讲话还是当年当领导形成的那老套路，开口不忘先肯定前面发言者的讲话。

在官场这么多年，肖连才即席讲话的艺术可谓炉火纯青。张口先肯定前面演讲者的话，就是他惯常的做法。真满意时是这样子讲，有些赞成、也有些不赞成时也这样讲，完全不赞成的时候还是这样讲。他认为在那个场合，作为他那身份，他只能那么讲才显出水平与素养。领导当久了，他一登讲坛就很入戏，他的角色意识在他主政时的栖凤官场，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只要一到那个场景，他便有声有色地“演”起县委书记角色，而至于自己心里想什么、真实的感受是什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他正常发挥时演技方才如此，如果有人惹他生气了，由于他遗传先人的暴躁秉性，先天城府不深，又加后天修养不够，那他立马就原形毕露，把自己的身份抛到九霄云外，把张飞、鲁智深式的原形暴露无遗，而堂堂县委书记的雍容儒雅则荡然无存。

但在大庭广众面前，他一般还是能很好地端住架势，讲好套话、假话，演好领导角色的。有人把这叫作“善讲普通话”。其实官做长了，自然就有经验了；钉子碰多了，就会磨去棱角，忘却自我，不再我行我素，心直口快，不再喜怒溢于言表，而是情感不用于事，喜怒不形于色了。只说自己那个身份在那个场景中该说的；做自己那个身份在那个场景中该做的，言、行完全变成了一种表演，一种“秀”，而真做到这种状态了，“伯乐们”也就认为你老练了，成熟了，堪当大任了。

当然，作为一地、一单位的主要领导人，不可能真的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他一定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一定会让下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或作为最高领导最后被请出来做指示时，肖连才总是在讲了对前面发言者充分肯定的话之后，再委婉地把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筹”的东西端出来。而对别人讲的那些话，不赞成终究是

不赞成，自己的意见终究是要亮明，并且要让大家去用心思考、认真贯彻落实的，世界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的，栖凤只能照他肖连才指引的方向前进。那么他就在肯定的幌子下，再去讲自己完全不同的一套，这时有阅历的听会者明白了：“完全赞同”是假，最后“再强调”或“再补充几点”才是真。开会开多了，领导当久了，就“善于领会会议精神实质”了。回去传达和贯彻会议精神时，就把其他报告、讲话、发言都放在“会议概况”里简单几句带过，而重点传达和落实“最后强调”。新入道的人开了半天会，听得脑袋轰鸣，却如坠烟海，不得要领。

不过今天他说“黎明讲得很好”，这话倒是发自内心的。

肖连才今天其实非常激动，嗓音都有些颤抖，几近哽咽。“我今天能在家见到老同志，老弟兄们，围坐在一起拉拉知心话，叙叙旧情，喝杯热酒，十分高兴。咱们过去共同走过了很长的路，有成功，也有失败；有顺利，也有挫折；有荣耀，也有耻辱。但一切都已成过去！”

“对，都已过去，不再想那些了！”胡黎明抢话说。

大家也都跟着说：“过去了！”“不再想了！”

其实，人在仕途的时间终究只是人生旅途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而无论你位有多高，官有多显，权有多重，对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有多大，你在社会发展史上也不过是白驹过隙。人没有生来就做官的。除了古代中国的部分皇帝、今日英国的女王、今日日本的天皇等少数人外，世界上也很少有能把官衔带入坟墓的。皇帝好像是终身制，但不是被逼禅让，就是被废掉，甚至被砍掉脑袋，真正能圆满终了的也并不多。所以，终生紧握权柄、怀抱官印走进坟墓的人在世界上基本没有。所不同的只是结束官场生涯、脱掉乌纱的形式罢了。是在欢呼声中引退？是依法交接？是主动让贤？抑或被推翻，被送上审判台，甚至送上绞刑架？肖连才们说得不错，一切都如迟早终将过去一样过去了，美中不足的只是，那过去的事让人永远地感到懊恼与悔恨。

“我们后边的日子可能会比较难，弟兄们，让我们互帮互助，携起手来，共同走完后半截的人生之路吧！”肖连才说完就端起了还没倒上酒的空酒杯，此时他的眼眶里已充满了激动的泪水。

“对，老大哥！你还是我们的老大哥，还是我们的带头人，你给弟兄们指路，我们团结一心，兄弟携手，共渡难关！”大家纷纷表态，整个饭桌上的人都激动得近乎无法自持。

“我相信今后的日子也不会过不去！”

“我们不但要过得去，还要过得好！”

“是啊，我们要过出个样给人看看！给自己争口气，也要给老书记争口气！”

“对，让人看一看，”胡黎明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地说，“让人好好看一看，当年肖书记用的咱们这些人并不都是草包饭桶！”

“是啊，你们兄弟要按过去说书唱戏的说法都算落难之人了，互相帮着点、扶着点，稳稳当当地往前过吧，天无绝人之路。”高芝香端着热腾腾的一盘鸡上来插话道，“我看人家过得去，咱们也能过得去！”

“对！我们听哥嫂的，一定会过得好，过得去！”戚晋仁接话说。

四

“倒酒，”胡黎明指着肖萌嚷道，“老侄子快倒上酒！”

戚晋仁早把陈玉升带来的茅台酒打开了，肖萌接过酒瓶倒酒。这孩子这些年没倒过这种酒，小时候家里倒是常喝茅台，但那时他还小，父母不让他上桌子，等大点了肖连才天天在宾馆、招待所里喝，连早饭都很少在家里吃，肖萌根本没机会把瓶倒酒，再往后肖连才案发，茅台、五粮液，还有那些洋酒，抄家时都拉走了，偶尔留下来帮忙干活的肖连忠吃顿饭，顶多就是喝杯栖凤白干，想练这高档酒的倒酒手艺也没条件了。所以肖萌还真不太会倒这茅台酒。双手抱着瓷瓶摆弄半天，杯里没倒进多少，却洒得满桌是酒。

胡黎明问高芝香：“不是有把紫铜雕龙酒壶吗？我记得还有十来个杯子！”

高芝香脱口道：“咳，不是抄家时给弄走了？”

“怎么？那……”胡黎明没说下去。

他本来想说那不是贪污受贿来的，凭什么也给抄走啊？可说到半截他却停住了，不再往下说了。

那套高档雕龙铜酒具是他出发去南方办事时买来的，一把雕龙紫铜酒壶，八只雕龙紫铜酒杯，还有一个摆放这壶与杯子的雕着龙凤图案的紫铜盘子。当时花了六千多，估计现在早已翻十番还多了。胡黎明说是自己花钱买的，但后来他到宾馆倒了倒账也报销了。现在要说它“合法”还真不好讲。

可他这一问，高芝香那一答，却教肖连才的心里十分酸楚。肖连才刚才致辞时双眼涌出的泪水这时滚落了下来，大家看着万分伤感的肖连才都不知说什么好，高芝香也后悔自己太莽撞。可是自责只是一闪念